

# 依托文化线路构建粤港澳人文湾区的空间战略思考<sup>\*</sup>

The Spatial Strategic Thinking on the Cultural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based on Cultural Routes System and Effects

王世福<sup>1</sup>, 黎子铭<sup>2</sup>  
WANG Shi-fu, LI Zi-ming

开放科学 (资源服务)  
标识码 (OSID)



[本文引用格式] 王世福, 黎子铭. 依托文化线路构建粤港澳人文湾区的空间战略思考 [J]. 南方建筑, 2019 (6): 39-45.

**摘要** 线性文化遗产因具有跨地区交流及包容文化多样性而具备了丰富的文化意义, 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在场教育的动态文化景观, 这是具有国际普遍认同的文化线路 (Cultural Routes) 重要的价值内涵, 也是传承民族记忆和唤醒文化自信的重要策略。当前, 以粤港澳文化为内涵, 线性文化遗产为主要载体, 绿道与碧道为背景的开放空间网络组成了粤港澳文化线路的空间体系框架, 具有凝聚区域文化认同的重要潜力与价值。依托文化线路构建粤港澳人文湾区的空间战略将对大湾区面向国际更具影响力、内部深度融合更具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 提出塑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态”湾区文化线路, 调动区域深度合作和城乡共享发展, 提升湾区文化凝聚力的战略思考。

**关键词** 文化线路; 文化自信; 在场教育; 粤港澳大湾区; 人文湾区; 区域合作

**ABSTRACT** Lineal Cultural Heritages have rich cultural significance as they contribute to trans-reg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They also provide a dynamic cultural landscape for Education on Site, an important value of the internationally acknowledged Cultural Routes,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inheriting national memory and arous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t present, an open space network of Guangdong Greenway and Blueway, centered at the meeting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regional culture and carried by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constitutes the spatial framework of Cultural Routes in the Guangdong-Hong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Greater Bay Area). It has the potential to facilitate cohes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identities. The Spatial Strategic Thinking behind building the Cultural Greater Bay Area based on a Cultural Routes system will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and deeper internal integration. Therefore, we propose a strategic thinking that shapes a "living" Greater Bay Area Cultural Routes with an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mobilizing regional in-depth cooperation and urban-rural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and improving the cultural cohesion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KEY WORDS** cultural routes; cultural confidence; education on site; Guangdong-Hong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ultural Greater Bay Area; regional cooperation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51878285); 基于影响评估的城市设计理念与方法优化研究;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绿色建筑及建筑工业化”重点专项 (2018YFC0704603); 城市新区水环境系统与规划设计优化技术;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019A1515010717); 基于复合尺度与多源数据的绿道空间品质测度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ZKXM201901); 面向乡村振兴战略的南粤古驿道共建、共治与共享模式研究; 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果。

**中图分类号** TU984.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0-0232.2019.06.039

**文章编号** 1000-0232 (2019) 06-0039-07

**作者简介** <sup>1</sup>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创新研究中心, 教授; <sup>2</sup> 博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 电子邮箱: zimili@foxmail.com; <sup>1&2</sup>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 1 文化线路承载文化自信的在场教育与传承

### 1.1 文化线路的概念与实践

“文化线路” (Cultural Routes) 一词最早由欧盟在

1987年提出, 旨在通过人们的旅行体验, 展示欧洲不同国家和文化下的文化遗产是如何形成共同的整体<sup>[1]</sup>。直到1994年召开的西班牙马德里文化线路世界遗产专家

会议，文化线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一部分的概念得到了明确，会议明确指出文化线路是一种具体的动态的文化景观，建立在动态的迁移和交流理念基础上，在时间与空间上均具有连续性<sup>[2]</sup>。

文化线路的概念从提出至今 30 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主要由欧盟的欧洲文化线路委员会 (EICR)，世界遗产委员会 (UNESCO WHC) 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ICOMOS) 三大国际机构推动。2005 年，UNESCO WHC 以“遗产线路 (Heritage Routes)”为名，将此类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世界遗产特殊类型<sup>[3]</sup>。作为一种线性的遗产类型，文化线路具有较强的理念特质，而空间实体部分的定义则较为模糊，经过数次国际遗产保护会议共识，2008 年于加拿大魁北克城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六届大会通过了《关于文化线路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宪章》(The ICOMOS Charter on Cultural Routes)，较为明确的解释和界定了其内涵、定义、内容与特征，其中“交通线路”、“具体的特定用途”、“特定的历史现象”构成了文化线路作为遗产类型的 3 个基本要素，由此也明确了文化线路的价值与内涵将通过其有形和无形的遗产反映出来<sup>[4]</sup>。

截止到 2019 年，EICR 已认定了 38 条欧洲文化线路<sup>[5]</sup>，其中一些文化线路的重要部分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单，例如西班牙-法国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之路 (Santiago de Compostela) 位于西班牙的部分。而在我国，大运河于 2014 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大运河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促进了我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与此同时，大运河历经 2000 余年的持续发展与演变，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运输、行洪、灌溉、输水等作用，是沿线地区不可缺少的重要交通运输方式，自古以来在保障中国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sup>[6]</sup>。”

### 1.2 文化线路的重要价值——承载文化自信的在场教育

教育是培养人价值观念、影响人行为的社会活动，其中历史文化教育在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上有着举足轻重的责任与使命。在多元化的教育策略中，在场的历史文化教育以受教育者身心的出席为基础，通过视觉、听觉、嗅觉甚至触感与体感，产生人与历史文化遗产之间的互动和张力，使人获得亲身的体会与深刻的认知，例如进入一处纪念场地、参观一处历史遗址等。在这一层面上，文化线路通过承载人身在其中的时空旅行体验而产生了在场的历史文化教育效应，成为了一种在场教

育的动态文化景观。因此，在场的历史文化教育，是文化线路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使用价值，也是传承民族记忆和唤醒文化自信的重要策略。

以上文提及的西班牙-法国朝圣之路为例，该线路创造了一种文化教育和传承的体验式场所，使游人行走在礼拜场所、医院、住宿设施、桥梁等有形遗产和传说、歌曲等无形遗产组成的基督教徒朝圣之路上，通过徒步、骑自行车或骑马等交通体验能如同旧日中世纪的同行者一样，产生与土地紧密结合的“博爱感”，创造深刻的在场体验。为了进一步活化使用，线路还策划了带动式和体验式参与，通过起点派发护照、中途盖章、步行/骑行有额外积分等活动方式，使旅途寓教于乐<sup>[7]</sup>。

### 1.3 塑造湾区文化线路的重要作用——提升湾区的文化凝聚力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明确地提出塑造湾区人文精神的目标，要利用好湾区内的文物古迹、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粤港澳地域相近、文脉相亲的优势，弘扬岭南文化，彰显独特文化魅力，坚定文化自信<sup>[8]</sup>。其中，承载了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作为文化线路的塑造机遇得到了凸显，其保护和活化将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软实力和凝聚力建设有重要促进作用。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的塑造与其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重现，实际上应成为依托文化线路构建人文湾区的重要举措。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是指价值突出、保存较好、资源丰富、能有效串联历史文化遗产的游憩通道，包括沿袭历史线路的陆路和水路，以及沿线重要的文化和自然资源景观<sup>[9]</sup>。在 2018 年 10 月于澳门举办的世界旅游经济论坛中，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许瑞生首次提出了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体系的倡议，建议以历史为纽带，将粤港澳三地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有效地串联沟通，共同展示三地包容、特色、历史底蕴丰厚的岭南文化特质<sup>[10]</sup>。这一倡议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留住历史根脉”等重要讲话精神。

从承载跨地区交流、文化共塑、互惠共享和动态发展的特质上看，粤港澳大湾区遗产游径作为文化线路塑造的潜力巨大。它是大湾区历史上重要的经济交流和文化传播通道，也是“国家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建设工作方案》中提出的孙中山史迹、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华人华侨文化、古驿道文化、近代商埠开放文化、近代西学东渐文化、海防史迹、美食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历史街区等主题线路，可从不同的历史文化视角，唤醒粤港澳三地居民的文化认同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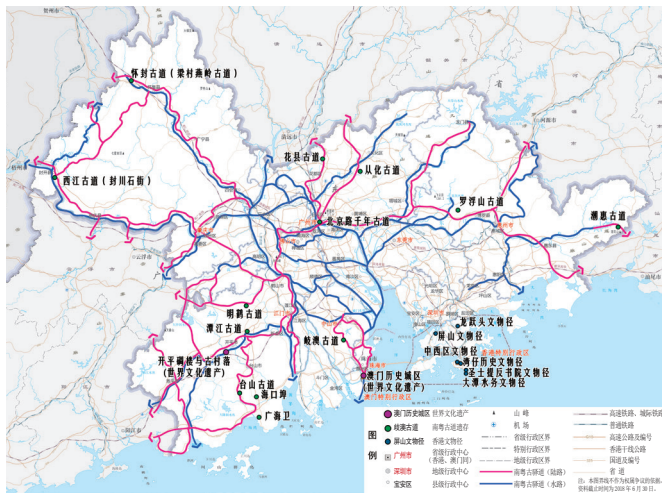


图1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线路构筑的线性基础示意图

表1 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保存较好的广东南粤古驿道列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主题	备注
1	北京路千年古道	广州越秀	秦、汉、唐、明、清、广州起义古迹	延续千年的文化路线
2	从化古道(钱岗古道段)	广州从化	家族迁移、历史名人、商贸文化	已修复部分线路
3	花县古道(百步梯段)	广州花都	军事文化	古道遗存保存较好路段
4	岐澳古道	中山、珠海	林则徐、孙中山史迹	已修复部分线路
5	谭江古道(开平碉楼与古村落区域)	江门	华侨文化	世界文化遗产
6	台山古道(海口埠、广海卫区域)	江门	华侨文化、银信文化	已修复部分线路
7	明鹤古道(彩虹古道段)	江门	古城文化	古道遗存保存较好路段
8	西江古道(封川石街段)	肇庆	广府发源	古道遗存保存较好路段
9	怀封古道(梁村燕岭古道段)	肇庆	广府发源	古道遗存保存较好路段
10	潮惠古道(通平古道段)	惠州	家族迁移	古道遗存保存较好路段
11	罗浮山古道	惠州	革命历史、道教文化	已修复部分线路

## 2 湾区文化线路的价值内涵与基础框架

### 2.1 以粤港澳文化为内涵的湾区人文价值认同

“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一个由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肇庆、江门、惠州9市组成的城市群概念，更是一个以岭南历史文化为基因的文化群体概念，基于深厚的史缘、地缘、亲缘关系，粤港澳大湾区居民语言、文化、习俗相通，既形成了紧密的产业关联，又构筑起相互交融的文化关系网络<sup>[11-14]</sup>。岭南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脉络，其开放、兼容、重商、务实的精神，体现在历代先贤和革命先辈的史迹中，其中，又以对近现代中华文明发展做出的贡献最为卓越。从近代科学与思想启蒙通过港澳传入广东继而扩散到内地，从维新变法到民主革命，从广州起义到改革开放，这些近现代的粤港澳大湾区史实都生动地体现了岭南文化“得风气之先，开风气之先”的开拓者精神，更广泛参与构成全球华人的身份认同<sup>[15, 16]</sup>。

正是岭南文化的优秀基因，造就了粤港澳大湾区开拓进取、引领潮流、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而这些特质的形成，实际上与因地缘条件和历史变迁而发生的移民文化融合密切相关。但值得注意的是，移民文化融合的过程中，短时间高度集中的文化碰撞和粤港澳三地曾经经历的“分治隔离”、“单向流动”和“发展焦虑”容易导致当前粤港澳文化作为整体的认同危机，尤其表现在近年香港日渐凸显的身份认同问题<sup>[17]</sup>和大湾区城市群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必须回归到文化传承的根本中去。必须看到，港澳虽然曾被实体殖民统治近一个世纪，但中华历史与文化遗产并没有断裂，对比国际一流湾区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仍需要通过高效的制度-文化供给，形成高度开放、深度包容的粤港澳

大湾区人文价值认同，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粤港澳文化的认同为基础，从地缘文化上关注并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人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实力<sup>[18, 19]</sup>。

### 2.2 以广东南粤古驿道、香港文物径和澳门历史城区等线性文化遗产为载体的线路基础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路线的本底，是三地同宗同源、文化相通的历史见证，也是三地从古至今血缘繁衍、贸易交流、文化传播的实物载体，以广东南粤古驿道及其串联的大量历史文化遗产、香港文物径和澳门历史城区构成主体(图1)。

#### (1) 广东南粤古驿道

南粤古驿道专指1913年以前广东境内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人员往来的通路，包括水路和陆路、官道和民间古道，是经济交流和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2017年印发的《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线路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梳理提出了总长11120km(陆路长约6720km、水路长约4400km)的南粤古驿道线网，串联全省1100多个人文及自然发展节点，提出了“两年试点，五年成形，十年成网”的阶段目标<sup>[20]</sup>。截止至2018年底，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已有4段重点线路修复完成(表1)。

在南粤古驿道线网中，串联着为数可观的世界级、国家级和省级的名城、名镇、名村、历史街区和文物保护单位等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各地市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地方记忆，例如谭江古道中串联的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古村落，岐澳古道串联的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孙文西历史文化街区，北京路千年古道串联的省级历史文化街区北京路街区等等。

#### (2) 香港文物径

香港文物径的概念一般指连接一系列古物古迹供游人游览的旅游步行路径，沿途增设指示牌供公众认知，同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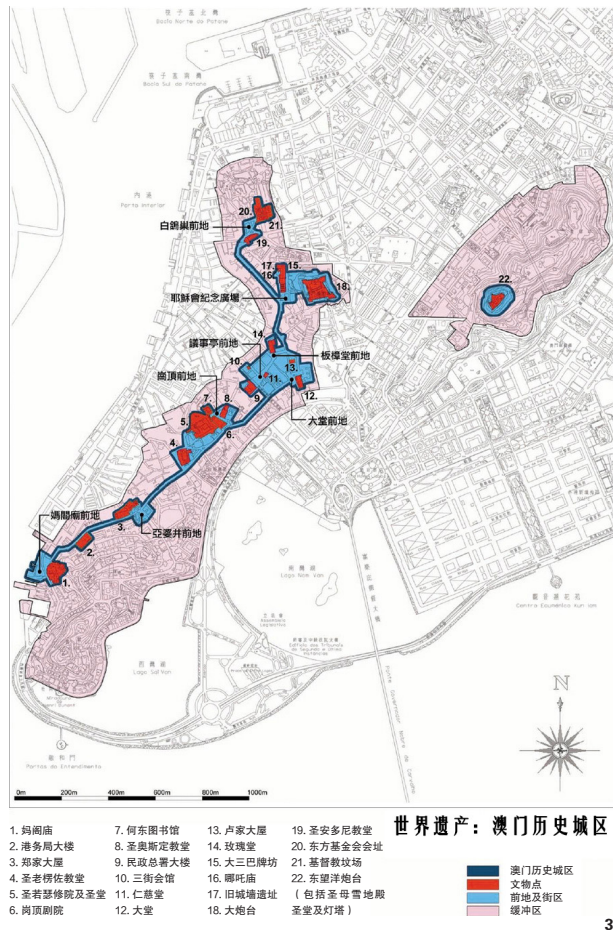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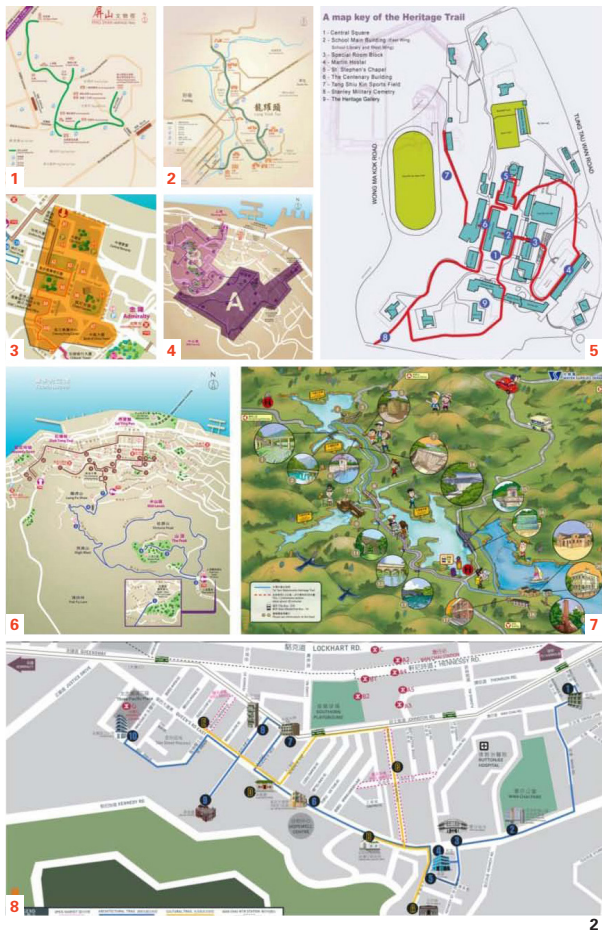


图2 香港文物径分布示意图 (1-屏山文物径; 2-龙跃头文物径; 3、4、6-中西区文物径; 5-圣士提反书院文物径; 7-大潭水务文物径; 8-湾仔文物径) 图3 澳门历史城区示意图

表2 香港文物径基础信息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主题
1	屏山文物径	元朗, 长约 1.6km	宗族生活
2	龙跃头文物径	新界, 长约 2.6km	民俗生活
3	中西区文物径	香港岛, 包括中区、上环、西区及山顶 3 条线路	中区: 殖民历史 上环: 革命历史 西区及山顶: 城市公共服务与风景
4	大潭水务文物径	串联大潭范围水务古迹	水利文化
5	湾仔历史文物径	湾仔, 串联 10 处古物古迹	东西文化交融
6	圣士提反书院文物径	圣士提反书院校园内	殖民时期中等教育历史

为公众监督古物古迹保护提供便利。第一条香港文物径是于 1993 年提出的屏山文物径, 至 2018 年, 香港共有 6 处文物径, 向游人展示着其历史与地域文化(表 2、图 2)<sup>[21]</sup>。

### (3) 澳门历史城区

自 1557 年开埠以来, 澳门是中国最早开始受西方影响并走向现代城市化进程的城市。2005 年, 1.23km<sup>2</sup> 的“澳门历史城区”成功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图 3), 其特

色鲜明的港口城市及中西文化交融的世界遗产特性和价值,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如此概括: “澳门因繁华兴盛的港口在国际贸易发展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 历史城区所保留的中国与葡萄牙风格古老街道、住宅、宗教和公共建筑, 见证了东西方美学、文化、建筑和技术影响力的交融; 它是在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基础上, 中西方交流最早且持续沟通的见证<sup>[22]</sup>。”

在历史文献遗产方面, 澳门保存下来的 18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中叶的 3600 份清代地方衙门档案, 因具有世界性的人类记忆工程价值而在 2017 年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这些遗产包括了各种账目、信札、契约、合同等文书, 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人民生活、城市建设和商业贸易的实际状况, 是记录澳门以至湾区所承载的中外关系历史的极为珍贵的史实资料。

### 2.3 以绿道和碧道为背景网络的区域开放空间

1994 年, 广东省于珠三角城市群规划中引入了生态敏感区的理念, 随后形成了在生态廊道引入公众使用的“绿道”规划, 并自 2009 年实践性地开始了珠三角绿道网的建设。通过高效的行政推动, 2012 年珠三角 9 市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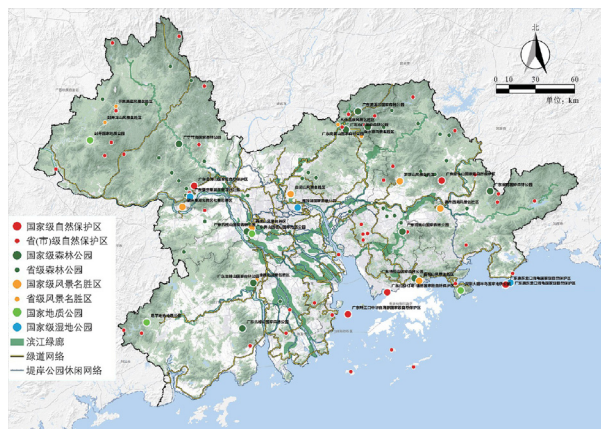


图4 珠三角大都市区绿道与公园体系

成的绿道已达 2372km，不仅为市民增添了大量城市开敞空间的供给，还一定程度上使分散的绿地布局通过绿道而“串珠成链”。但以行政力量推动的建设虽然迅速，也存在重亮点轻整体、重数量轻质量、功能单一、缺乏内涵的问题。2013年后，珠三角绿道线网建设寻求进一步提升，内涵上转向与南粤古驿道历史文化线路修复活化的结合，以及历史文化体验和户外运动休闲的探索；形态上，则在 2014 年开始了基于水驿古道及自然水网为线路基础的开放空间体系规划构想<sup>[23]</sup>，并于 2019 年正式提出广东“万里碧道”的规划行动。由此，珠三角城市群的绿道和碧道的背景网络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呈现融汇联网的关系，为大湾区城市与文化线路的连接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构成了湾区文化线路重要的区域开放空间（图 4）。

### 3 依托文化线路构建人文湾区的空间战略思考

#### 3.1 在国际视野下定位湾区文化线路

首先，从粤港澳大湾区面向世界的定位高度出发，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线路在国际语境中的定位值得进一步深刻理解和提升。历史上辉煌的中华文化曾以广州和澳门两点连接世界，近代以来，穗港澳又成为中华看世界的窗口，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线路实质上作为一种特殊的交流通道和文化景观，为世界连接着中国幅员广阔的腹地，在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整体而言，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线路具备“沟通中原、放眼世界”的属性，也具有建设世界级文化线路的发展条件。因此，积极承担“一带一路”中的国际角色，对标国际文化线路及文化遗产活化准则，应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线路的基本定位。

从国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看，文化线路一方面应具有原始的使用功能和历史文化沉淀，在现代社会

中仍然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强调基于活动的动态、交流见证历史与文化的原真性，同时强调线性空间的整体性，是其作为“活态遗产”的重要特征。塑造“活态”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线路，有益于促使粤港澳大湾区在日益趋同的全球化语境中展现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积淀，并进一步强化粤港澳文化内向的凝聚力及代表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以往在遗产工作方面，我们相对注重考证与保护，但参考目前国际先进的文化线路的遗产处理方式，往往都要求超越保护，强调活化和创新。例如欧洲文化线路，十分注重文化自信与文化遗产，以保护和修缮营造特定主题的体验，线路本体是否最为原始则变得不甚重要，这为大湾区文化线路带来极大的启发。以南粤古驿道部分为例，虽然存在文物等级不高、本体遗存较少、线路距离较长的现实问题，但作为承载国家记忆的文化线路的巨大潜力却不容置疑。至于大湾区文化线路，从整体上，则需要进一步的区域合作与协同，实现粤港澳三地遗产线路的串联贯通。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线路的构建需要与时俱进，面向未来，将有关文化线路的国际理念与文物部门的工作方式统筹考量。即使是运用想象性还原的方法，也要在线路的文物点展示和示范段的系统构造上进行创造性设计，争取做到不损根本的同时引入现代化的艺术审美，使现代人能够在体验参与的过程中读懂线路历史和感受中华文化。

#### 3.2 在区域合作间优化线路空间体系

为了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线路的定位，我们仍需进一步从路线体系上开展空间战略的思考。

首先，是建立和优化整体性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线路的空间体系。粤港澳地区由于特殊历史原因，长期处于隔离状态，不利于湾区持续发展和战略有效推行，但历史文化始终作为一种天然的黏合剂，通过跨制度的交流与传承，塑造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认同。文化线路作为记录和延续历史文化的空间实体，是人文湾区战略的落脚点，针对文化线路整体尚存的片段式、缺乏整体性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调动制度势能，促进城市间文化线路体系构建的深度合作。例如，在广东南粤古驿道的相关建设工作方面，广东省“营造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举措正逐步形成从基层做起的典型范例，但在具体的保护利用中，仍旧面临着居民参与度不高、地方支持不够、部门协作难度大以及资金缺乏等问题挑战。因此，相应地在提高公众参与、创新工作机制以及经营管理模式等方面仍需激发基层主观能动性创新探索；而在粤港澳三地文化线路系统衔接、主题营造与运营推广等方面，则更需三地进一步的紧密合作，促进以广东南

粤古驿道、香港文物径和澳门历史城区为载体的线路基础联网畅行。

另外，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线路的沿线呈现更为突出的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例如南粤古驿道线路两侧各5km范围内覆盖了湾区内的大部分贫困村，主要位于肇庆、惠州、江门，这些贫困村中不乏保存良好的传统古村落，历史文化积淀丰厚但旅游资源相对分散。通过将文化线路的保护利用工作与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深入挖掘传统历史文化，强化环境保护意识，广泛开展面向当代的人文活动，可以增强乡村文化自信、推进城乡融合和促进区域共享发展。

为此，实施连续性、主题性、包容性的品质提升战略，以文化线路带动区域共享发展与乡村振兴，应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线路体系的构建标准，必须调动区域深度合作及城乡融合发展，对相关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进行集约整合，注重开展区域共享发展的行动。

### 3.3 在内涵重现中唤醒文化凝聚力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线路作为新兴的概念仍旧面临着历史文化价值的挖掘与重塑的重大挑战。尤其是较西方国家的文化线路而言，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线路相对来说更为复杂多元化。千年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相关遗产具有历史叠加性，又因蕴含大量历史文化信息而呈现复杂性。因此就当代而言，文化线路应选择展示何种主题，未来又可有哪些创新式发展等问题仍值得作进一步探讨。

首先，文化线路作为传承民族记忆和唤醒文化自信的在场教育场所，需要有效地发挥教育的作用。线路主体本身既是教育发生的场所，也是教育展示的“教材”，线路解说则如同“授课教育的落实”，其质量对教育效果有决定性的影响。高质量的线路和解说，能鼓励使用者去洞察和理解遗产保护的原因和开展保护的行为，是“启发性”而非“告知性”的过程，有利于激发更具象、深层的历史文化观念和责任感。在整体历史文化主题和事物遗存话题的层次结构中，解说内容对历史景观、文化故事、遗址价值和保护方式等进行介绍，触发游人的在场感知。通过场地中的静物标识和导游讲解进行表达，在信息一致的讲述或展示中，优质的在场教育解释清晰、激发联想、揭示内涵。具有“启发性”的解说内容应建立在对文脉的熟悉理解之上，能够抓住“故事”精髓，具有明确的观点，产生深刻的感染力和优质的教育效果。

以《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建设工作方案》中提出的孙中山史迹、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华人华侨文化、

古驿道文化、近代商埠开放文化、近代西学东渐文化、海防史迹、美食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街区等主题线路为例，需要进一步强化线路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及优质体验的营造。而针对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线路主题不够鲜明，区域文化脉络联系体现不足、解说场所质量参差的问题，建议对在场教育和解说体系的价值和实现予以重视，及时开展教育解说相关的摸底调查与规划编制工作，以粤港澳文化为主旋律，重视线路解说系统的联网提质：

(1) 进一步明确文化线路唤醒民族记忆和文化自信的责任和使命，重视大湾区各地文化线路的关联性，特别是与香港、澳门的历史文化脉络联系，广泛、科学地开展调查研究，突出整体历史文化主题和代表历史遗存话题，制定具有层次的解说目标。例如在岭南文化的历史主题下，从岭南人的文化史、贸易史、航运史、对外交流史等话题构建具有层次的在场教育解说体系。

(2) 通过对不同类型游客的调研，识别解说对象的喜好，有针对性地提供教育解说方案。例如不同国籍、年龄段、计划停留时间的游人，会对在场教育解说有不同的需求。以游人的计划停留时间为例，短期游人需要“短暂沉浸”在具有吸引力的景物或短途舒适的行走当中，而长期游人则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接受主题式的深度漫步解说。因此，为了提高教育解说质量，应该根据两者不同的需求设置短途和长途的解说路径及解说方案。

(3) 重视媒介设计，不仅聚焦于标识系统，还要关注线路景观整体。因为游人行走于其中所眼见耳闻的所有事物均有成为教育解说媒介的可能。文化线路需要以人为本的精细化、系统化的解说设计，以此产生“眼前一亮”的启发作用或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

(4) 完善的运营计划，不仅包括侧重于解决资金投入来源的财政规划，还包括人力投入机制的探索。一方面，需要完善教育解说的财政计划，研究教育解说资本投入的可持续机制，保障教育解说设施的资金落实和后续运营质量。另一方面，充足的在场教育解说的人才储备，通过良好的机制设计，发动本地居民、专家学者、志愿团体或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到在场教育解说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营中。

(5) 建立反馈机制，游人对于路线解说的评价反馈应该贯穿整个文化线路的规划建设和运营使用过程。这是因为游人的体验情况和理解程度是对在场教育解说效果的最真实反映。缺少监测与评估，则不能得到解说的质量和游人满意度的反馈信息，也就不能形成健全的教育解说体系。对解说内容完备性、解说效果评价应是反馈机制的重点关注内容。

## 结论

强化基于文化自信的全球华人身份认同感，可以使粤港澳大湾区在日益趋同的全球化语境中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积淀。本文聚焦于文化线路，提出粤港澳人文湾区文化线路构建的思考，总结了文化线路具有唤起文化认同、承载文化自信的在场教育、提升湾区的文化凝聚力、从软实力的角度促进大湾区融合发展的重要理论作用。

通过系统梳理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文化线路基础条件，本文提出依托广东南粤古驿道、香港文物径和澳门历史城区等文化遗产基础，利用广东省“绿道”推广以来形成的区域开放空间背景网络，湾区文化线路构建应该以世界文化线路为定位，塑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线性“活态”遗产；以区域共享发展为行动，调动区域深度合作及城乡融合发展；以文化自信教育为目标，提升文化线路空间体系质量及文化凝聚力。承载丰富文化信息的湾区文化线路，无疑将成为湾区文化的强有力后盾，具有实践推广价值，助力人文湾区的建设，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具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湾区城市群。■

## 图、表来源

图 1：根据《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线路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香港文物径、澳门历史城区等线性文化遗产分布绘制；

图 2：肖洪未，李和平。香港文物径对构建城市线性文化景观的启示 [C]//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沈阳市人民政府。规划 60 年：成就与挑战——2016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08 城市文化）。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沈阳市人民政府：中国城市规划学会，2016：13。

图 3：澳门土地工务运输局；

图 4：珠江三角洲全域空间规划（2015-2020）；

表 1：根据《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线路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梳理，（其中，修复统计截止 2018 年 12 月）；

表 2：引自参考文献 [21]。

## 参考文献

- [1] Council of Europe. Enlarged Partial Agreement on Cultural Routes [EB/OL]. <https://www.coe.int/en/web/culture-and-heritage/cultural-routes>. 2019-09-17.
- [2] 单霁翔. 关注新型文化遗产——文化线路遗产的保护 [J]. 中国文物科学研究, 2009 (3): 12-23.
- [3] 郭璇, 杨浩祥. 文化线路的概念比较——UNESCO WHC、ICOMOS、EICR 相关理念的不同 [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5, 30 (2): 44-48.
- [4] 王建波, 阮仪三. 作为遗产类型的文化线路——《文化线路宪章》解读 [J]. 城市规划学刊, 2009 (4): 86-92.
- [5] Council of Europe. Explore all Cultural Routes [EB/OL]. <https://www.coe.int/en/web/cultural-routes/home>. 2019-

09-17.

[6] 浙江省文物局. 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EB/OL]. <http://www.zjww.gov.cn/news/2014-06-22/892357620.shtml>. 2019-09-17.

[7] Council of Europe. Santiago de Compostela Pilgrim Routes [EB/OL]. <https://www.coe.int/en/web/cultural-routes/the-santiago-de-compostela-pilgrim-routes>. 2019-09-17.

[8] 中共中央, 国务院.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EB/OL].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18/content\\_5366593.htm](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18/content_5366593.htm). 2019-02-18.

[9]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建设工作方案 [R]. 广东省, 2019-05-27.

[10] 周人果. 广东首倡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 [N/OL]. <http://www.infonht.cn/ViewMessage.aspx?MessageId=6499>. 2019-09-27.

[11] 刘益. 岭南文化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地理因素 [J]. 人文地理, 1997 (1): 48-50.

[12] 王廉.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文化特色与发展对标 [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8.

[13] 王世福, 梁潇, 赵银涛, 等. 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发展的制度响应 [J]. 规划师, 2019, 35 (7): 12-17.

[14] 李彦, 王鹏, 梁经伟. 高铁建设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经济关联的改变及影响分析 [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8, 33 (3): 33-43.

[15] 周全华. 岭南文化的“变”与“不变” [J]. 人民论坛, 2019 (19): 122-124.

[16] 徐远通. 充分发挥岭南文化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作用 [J]. 岭南文史, 2018 (3): 10-13.

[17] 强世功. 国家认同与文化政治——香港人的身份变迁与价值认同变迁 [J]. 文化纵横, 2010 (6): 110-115.

[18] 马忠新, 申勇. 发展湾区经济的制度—文化供给 [J]. 社会科学研究, 2018 (4): 11-18.

[19] 安宁, 马凌, 朱竑. 政治地理视野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思考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 (12): 1633-1643.

[20]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文化厅, 广东省体育局, 广东省旅游局. 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线路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 (粤建规 (2017) 233 号) [R].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7.

[21] 肖洪未, 李和平. 香港文物径对构建城市线性文化景观的启示 [C]//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沈阳市人民政府. 规划 60 年: 成就与挑战——2016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08 城市文化).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沈阳市人民政府: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2016: 13.

[2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澳门历史城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简介 [EB/OL]. <https://whc.unesco.org/en/list/1110>. 2019-09-27.

[23] 马向明. 广东省绿道实践的回顾与展望 [J]. 城市交通, 2019, 17 (3): 1-7.